

小說組首獎

〈豪宅裝潢中〉

張龔雪



· 作者簡介 ·

目前是台灣藝術大學的影創與數媒博士生（重回校園的感覺好奇妙啊！），一對孩子的父親，市民馬拉松跑者，文學創作，影視編劇。

· 得獎感言 ·

接到電話時我驚了一下，希望沒嚇到打電話來的承辦人，因為「黑色幽默」的故事類型，其實在各種徵文發表報刊並不討喜（但我很喜歡），能被接受，對我而言簡直是不可思議，謝謝主辦單位辛苦辦理比賽，然後，我會好好利用這筆錢準備拍片（還有付一下眼前的幼稚園學費）。

「妹妹……妳知道嗎……」

當這棟住宅大樓的老邁管理員，在電梯內手拎著一串鑰匙，抬頭看向我的時候，我看著他抬頭紋，深得像地震園區展覽的斷層，我的腳稍稍退了一步，試圖與管理員拉開一些距離，我試著親切笑了笑，反正女生就是有這樣的好處，只要微笑就能改變氛圍，我們社會稱之為「禮貌」。

「這個社會最有用的，就是女生的禮貌。」這是阿劭教我的影視美術職場入門第一課，在都是男生為主的職場，女生要記得總是微笑；小秋也說，拍片的時候若是遇到不開心的事反而要笑，笑會把職場鳥事變不見，特別是拍片現場鳥事一堆，妳不笑，根本做不下去。

雖然年紀都要三十了還被叫「妹妹」，有點隱藏不住的喜悅，但我還是假裝沒聞到管理員身上的汗味，我明白這味道融合各種苦度的汗酸，我在電視台或片場的電梯中，常遇見這樣的氣息，那是熬夜翻班、連開十二小時的責罵會議，與各種現場疲勞交疊而成，複雜到難以言喻的氣味。

只是我沒想到，電梯門關上時，這位帶我看房，看來彷彿像枯葉一樣萎縮的年邁警衛，從一樓上升到十五樓的短短電梯時間內，竟然對我進行了業界所謂的「電梯 Pitch」，在短短的時間內，就能把一個故事說完，引起聽眾強大的興趣。

「……妳要買的那個房子啊，之前齣，是買給那個年輕小三的房子啊，那個女生真水喔，我看過幾次，就好像有一個唱歌的女明星一樣——但是那天喔，妳知道嗎，小四和小五

和小六一起來抗議，大家都說為什麼妳有房子我也要有，大家集體鬧自殺，一起打電話給那個老闆——鮑，妳知道那個老闆吧，做電子的啊，沒辦法啊，如果我有錢，我也想多討幾個——驚死人喔，她們在中庭打架，頭髮抓得亂七八糟，還把小四的假髮抓掉，原來她禿頭啦，摳憐啦壓力大會禿頭我也是這樣，後來那個小三的衣服還被抓掉，光溜溜在路上跑，整個馬路上的人都轉頭過來看差點撞車，管委會生氣也沒辦法，一直罵我們警衛，拜託，我們怎麼可能介入人家的家務事。她們在門口推來拉去，那個老闆的大老婆就開一台寶士來了啊，她來了後，每一個小三小四小五小六都像小朋友放學排路隊，大老婆一個一個給巴掌，啪啪啪每一個都有份。後來那小三就搬走了，可是妳知道嗎，那個小三鮑，之前有時候會回來，站在樓下一直抬頭看，嘴巴不知道在唸什麼……晚上也這樣……甘佻鬼咧……管委會看到又罵我們警衛，拜託……關我們屁事喔……又不是我叫她來的……」

短短時間內，我眼睛瞪大，耳朵豎起。這故事有裸體，有外遇，有抓假髮，有驚悚如鬼的盯視，還有八點檔婆媽劇最愛的「甩巴掌」，這是我當影視美術這麼多年，陪開電視台編劇會議時最常聽到的建議：「收視率又跌了——今天輪到誰被打巴掌？」

電梯門開了，管理員嘰嘰咕咕說個不停，直到他從口袋內掏出一串鑰匙。「妹妹，到囉。」我仔細看，這只是一層四戶的普通公寓，鐵門也沒有什麼洛可可豪華裝飾，我屏起氣

息好奇，被管理員說得生動又激烈，這樣金屋藏嬌的屋子會是怎樣的屋子，裝潢多麼淫靡，多麼酒色財氣，畢竟我的工作電影美術，之前都是按照劇本去營造出「想像中的現場」，我也是第一次見識到「真正的現場」。

只見管理員轉開鑰匙打開門，我深呼吸，推開門走進去，沒想到這房內看來意外簡單，說是給小三住，卻也沒有什麼想像中的豪華裝潢，看起來乾乾淨淨，是極度簡單的日本都會風，比我們拍片常拍的「國宅」看起來乾淨一百倍，床是IKEA買的，因為拍片太常看見IKEA家具，我一眼就認出來型號與尺寸；書櫃一整片牆，裡面的書還沒處理掉，法律、歷史，文學，《地球四十六億年來的基因庫變化》，《二次大戰後的世界經濟》、《語言戰爭與社會進化》，感覺自己都讀不太懂，好像來到誠品的閱讀菁英展示區。

「妹妹……妳真的要買嗎，這間要買還要等人來整理喔，產權什麼的……妳清楚嗎……都是我們管委會啦，說什麼不給仲介帶看，累死我了……」

管理員打量屋內的許多角落，我能聽出他到底有多不耐，但我暫時不想理會他，他沒注意到我靠向那片落地窗，推開窗，一道海風撲向門內，我聞到海的氣味，和我老家感覺很像，只是吹過我老家的海風多了蓮霧的氣味。十五樓不算很高，我之前看多二十多層樓的房子，卻都沒有這一戶的視野好，能看見遠方的八五大樓，兀自在穿透雲的陽光下矗立，海上的渡輪劃出白色波浪，好愜意。

深呼吸，吸著夾帶海風的空氣，不知道為什麼，看房子這件事情，讓我覺得好愉悅。在這間屋子之前，我已經看了幾十間屋子，彷彿在各個角度觀賞這座城市，看著不同角度，高高低低的八五大樓，彷彿過去從小到大熟識的這座城市，因為我換個角度閱讀，而變成另外的樣子。

我拍下一些屋內照片，上傳阿劭馬上說「讚讚讚」，小秋馬上說「要了」。我想應該是定了，這麼好的房子怎麼會留給我，或許這就是某種時空的夾縫之中，剛好給我們這些年輕人給撞見吧。一這樣想，我突然放鬆索性坐在地板上，抬頭看向窗外的藍天白雲，好慵懶。看得這老管理員覺得好詫異，怎麼會坐下在別人的屋子內，他不知道我心中大石底定。

其實，這房子的氣質不錯，就算這間以前是給小三住的房子，如果是當自己家一定很不錯，只可惜，這是「過路屋」，但我不在乎，躺賴在這屋內，非常滿足。

※

我們的美術班的頭，阿劭總是說，影視美術這件事情他再也幹不下去。「來找些好賺的吧」，小秋也說「轉行吧！」、「回家養蝦吧」、「來炸雞排吧！」。這種轉行話題，每天都在影視圈內不斷流傳，畢竟我們總感覺這行要垮了，面對中國的資金攻勢，面對本土市場的萎縮，小秋每天都在臉書上抱怨她「要死了！！！」，喊得底下幾十個同業不斷點

讚說好，不管是攝影組，美術組，製片組，場務組，大家不約而同全都說：「這不是人做的工作。」

的確，若精算時間和投入成本，影視的現場工時實在不是蓋的，換算時薪，比去便利商店上班還低。許多成功人士都說「青年啊，你們要踏出舒適圈」，但是有時候想，身在拍片地獄中，往左邊或往右邊，又有什麼差別？

但我想，我們是不是可以除了抱怨之外，找一些專長之內可以作的事，還好，有心之人總會遇到啟示。

「做電影美術的，算不算就是會做裝潢啊，我爸是木工師傅，美術做的事情和我爸做的事情好像。」

那天，高職實習生娟娟，在我們工作室脫口而出這句話時，阿劭看著我，想了想：「差不多啊，做裝潢——對啊，差不多啊！」

小秋也皺著眉頭看向娟娟再看向我，點點頭。「對啊，裝潢有什麼難，我們每天都——」

這一個問句問出口，彷彿讓我們這小公司內突然降下神諭，大家都想清楚些什麼。

在台灣，影視因為分工規模小，一個人身兼多職什麼都會，製片組小到買便當，大到與政府交涉調來直升機在天上飛都行；在我們美術組，從身上的小紋路小刺青，到一座古老的宮殿，只要有錢，都能變得出來。

阿劭學歷很高，雖然我們都一樣是大學畢業，但我認為阿劭學歷就是比我高，因為他是法國巴黎第八大學讀電影，

聽起來很屌，但他在片廠髒話沒停過，他說台灣髒話是回來台灣以後因為工作需要用髒話溝通才練成順口溜，他在法國生氣時說「梅噶」。

當年其實他不是要學電影，他高中畢業就當兵，退伍後壯遊到歐洲，到了巴黎時覺得很美，塞納河左岸咖啡館，右岸狗大便，阿劭走在右岸連續踩到狗大便氣死了，根本去塞納河右岸玩踩地雷，「梅噶」merde 就是狗屎，就連當地的路人也一直喊。

後來阿劭旅行中，遇到一間法國人開的餐館，他想學到「藍帶」廚師，但是藍帶師傅以為他是發瘋觀光客，就根本不想理他，他就去隔壁韓國人開的餐館作泡菜煎餅打黑工，下班就去韓國老闆開的跆拳道館練腿練腳練身體。說是練，其實是充當小朋友的假教練，因為就是要亞洲人面孔，才有很會打跆拳道的感覺。

阿劭實在任勞任怨，我想，我這代台灣人就是亞洲限定的神奇寶貝「大蔥鴨」，要被作成烤鴨了還會自備蔥。韓國老闆替阿劭申請工作簽證，阿劭練著就練到黑帶，法國其實治安不太好，有一次他上班路上，在窄巷中遇到一起搶劫，他俐落幾腿就踢得搶匪流鼻血落荒而逃，那位被劫的路人，是第八大學的電影系老教授，他本來以為自己逃不過這一死劫，沒想到死之前竟然遇到台灣李小龍，啊噠——幾腿，教授感動莫名，就請阿劭吃飯，看法國能看到的「最好的電影」，結果教授請阿劭在電影院裡看的是侯孝賢的《戀戀風

塵》，好奇怪，在巴黎看侯孝賢特別好看，阿劭就下定決心，在法國讀電影，回來後也不想當導演，一心想當美術。

「在電影內實踐人生，法國人都這樣，生活在美感之中，美術才是電影最重要的事。」回台灣後，阿劭經過歐洲美感的薰陶，很多廣告都找他作美術，因為這樣最有歐洲味，台灣人很吃歐洲味，代表高級。

每次當阿劭重複說著這段過往時，我都是崇拜看著他，畢竟就算是唬爛，這故事也唬爛得太緊密，而且法國人就算說髒話「波爾蝶」，聽起來彷彿也有波爾多的葡萄酒香，阿劭總是對那些業主說著「波爾蝶」，聽來十分優美。

其實，要不是阿劭的那教師退休的爸爸，在阿劭大學畢業，暑假回鳳山時突然腦溢血死去，阿劭才發現，其實父母不在時才沒心情遠遊，孔子都亂講，父母健康才敢到處玩，阿劭後來就在台灣待著了。

公司的另外一個前輩，小秋，她在美國舊金山藝術大讀影視碩士，小秋學的本是養魚，本來想接爸媽在路竹養草蝦的魚塢，八八水災那時候讓爸媽賠慘了，池水上漲蝦苗大逃亡，她陪爸媽拯救魚塢幾年後，看著水車每天轉，小秋終於受不了，自己一個女生都二十八歲了還沒追過夢想，於是辦貸款跑去舊金山去，讀完書那年三十歲，小秋想放逐自己，在美國流浪到很多地方去。

小秋總是和我在熬夜時，紅著眼睛等換景的空檔，說不膩這段奇妙的回憶。

當年她一個女生三十歲，流浪到美國的印地安人保護區，印地安人的男生大多都很帥，每天喝酒迷迷茫茫，小秋住印地安人的破民宿，她說流浪很久後，內心會產生一種奇特的唏噓寂寞，覺得自己很飄搖，腳踩不到地，被風一吹就像風箏一樣被吹起來。

有一天，小秋在很憂鬱時，在印地安人的民宿內打開電視，看到電視裡面非洲正在舉辦慶典，慶典中的圍觀黑人土著之中，有一個人穿著台灣援助的衣服，腳上穿著一雙藍白拖。

小秋說，這是她人生之中最震驚的畫面，她絕對沒有看錯，雖然只有一轉眼，她還擦擦眼鏡，確定畫面中最邊緣角落的那個土著的確穿著藍白拖，就這樣，小秋那個晚上失眠，後就回到台灣來了，因為找幕後工作，和阿劭在一個案子合作後，就留在台北。

我上台北時，發現這兩個高雄人合開電影美術工作室，土不親人親，我就加入公司一起作影視美術。我後來也發現，影視圈內到處都是這樣的人，常常休息吃便當時，每個人都和我說起他們曲折離奇的生平，彷彿做電影的人，人生也像電影，只有像我這樣在台灣念影視出身的人，人生聽起來好像沒有什麼波折，每次和她們聊天，我都只能當聽眾。

「……不如，我們來炒房吧。」當那天翻班，連續工時24小時的黑眼圈阿劭喝了三罐機能飲料後，對我們說出這句話，我沒太驚訝，彷彿終於等到這一刻。

「炒房……也要有錢炒啊……」小秋唸了阿劭幾句，阿

劭趕緊解釋，我們來買下房子，透過我們電影美術等級的美化，高於市價 20% 以上賣出去，有可能吧，這樣子最可行，反正當美術都是賣服務，賣給業主，和賣給下一個買房子的人又有什麼差別？

小秋聽了，好像靈光閃過似的，也點頭稱讚說：「是啊，反正都要死了，死在左邊和死在右邊，又有什麼差別。」

這些話實在有道理，我點頭深思，加上阿劭的計畫很簡單，如果要「變更結構」，那必須要送審，在不變動任何結構下，我們以影視美術的專長，讓屋子整體感覺變美。學影視美術的人都知道，人是感性的動物，美感就是錢，雖然台灣的街景多麼醜，但是家裡絕對不能醜。只要設定好族群喜好的風格，不管是翻新做舊，找各種風格的道具與家具，只要付得出製作費，我們都辦得到。

但是要在台北做這件事情，成本太高，隨便公寓都是千萬，我們的現金太少太難做到，我們打量後，決定回到我們三人的家鄉高雄，在這裡經營好後，說不定就可以永遠脫離電影圈。「立足高雄，放眼台北。」阿劭手叉腰如是說。如果我們能在高雄創業成功，我們又何必到台北來被虐待，我們決定一起用青創貸款的方式，成立一間專營電影美術，但是實際上是二手屋美術的工作室。

我們都明白，因為這件事情聽起來太奇怪，必須先建立好模式，有了第一個作品後，我們就能單純賣房子的設計服務，作出第二個，第三個……這實在比做電影美術有成就感。

我們三人合資，第一次成為「老闆」，貸款下來戶頭那天，我才理解到電影即人生，我們所做的這些，其實和拍電影沒有差別，即將開始我們這副業，這個案子一定要從頭就做對。以電影美感來說，有各種條件前提，首先 VIEW 一定要好，以往拍片勘景 VIEW 不好也沒關係，反正綠幕 KEY 上去。但是人住的屋子不能 KEY，屋外風景爛，未來美化過的屋子，若是只能拉下窗簾沒有夜景，那「感覺」和「價錢」也一定跟著打折扣。

我找了許多屋子，透過許多訊息，也找了房仲，聽聞最近房價還在高檔，沒想到消息轉來轉去，突然發現有屋子市價六折賣，六折耶怎麼可能，我追問這消息來源，一位老邁的待退房仲，他手上的物件全是凶宅和法拍屋，這屋子該不會是凶宅？老房仲是我爸小時候一起種蓮霧的玩伴，爸過世那年，告訴他要好好照顧我，我總想他不會坑我們年輕人，我調查凶宅網後，確認沒有記載成為凶宅。

「這是問題屋，以前屋子有奇怪的問題，所以才會這樣，通常還要處理一些有的沒有的，才會這麼便宜喔，妹妹啊，要買要小心喔。」

老房仲語重心長，儘管要買要小心，但是六折耶，我怎麼可能不去看房，我在高雄曬著太陽跑，回報公司後，阿劭在電話中大喊：「管他有什麼問題，六折，又不是法拍屋，不是凶宅就好啊，我知道凶宅銀行貸不到款啊！」

小秋在跑景的路程之中，傳訊息來。「還會有什麼問題，

會比拍片的業主還難搞？」

那天後，我回到台北，和阿劭和小秋一起開始發想設計，要如何加質感賺到 20% 以上的屋價，要地中海還是美式，還是日本京都禪味十足，光是這些想像，我們就爭執不少，卻也高興不已，每個人都拋下手上那些改了 N 次的景圖，在公司討論到天亮，阿劭拿出了多年來他當電影美術蒐集的許多道具，檯燈，雕塑，整個看起來很老歐洲。小秋也列出自己有的各種電影道具的照片，我們打算把倉庫裡的多餘道具出掉，清倉又賺錢，一舉數得。

能創自己的業，內心無比滿足，當我高興辦理過戶的那天，原屋主的委託人是個律師，不是房仲，與我約在這棟大樓樓下的便利商店，他穿著西裝，蹣跚著腳等待我到來，他滿頭白髮但是轉過頭來臉卻十足年輕，讓我看著他的臉，感覺到有些詭異。少年白律師似乎被下了封口令，我問什麼都不答，只和我說，六折賣出，是因為希望快點解決，簽約。

我蓋下印章後，律師離開的三十秒間，我的電話開始急叩，因為我正在整理文件，漏了電話，一接起才發現有許多通，比業主還業主，讓我緊張接起電話，原來是管委會。

「妹妹，你是新屋主嗎？」電話中那聲音十分低沉。「是……啊。」我小心翼翼回答，卻聽到電話中那聲音在打嗝。

「妹妹，我佻你講喔……」

管委會那邊說，一直希望找到人能夠處理這間屋，因為自這棟十五樓屋子之下的一到十四樓都會漏水，管委會之前不斷

發訊息給屋主，問題這就是小三住的，管委會根本聯絡不到屋主，直到最後小三小四小五小六排路隊那天，一切才揭曉。

一想到屋子才剛買沒幾十秒，就遇到急叩的管委會，內心不免忐忑，但還是必須出現，等阿劭小秋下午匆忙搭高鐵來高雄後，我們三人趕緊去開會，白髮的主委斜著嘴出現，看起來臉好像特殊化妝的北野武，我和阿劭小秋三個人不約而同看著他不會動的左臉，想著要請哪一位特殊化妝才能做出這種效果。

主委不是請我們去主委室，他看著我們一眼，眉毛動了動，大拇指比著外面，我們三人吞了口口水，感覺很危險，沒想到他拐了個彎，帶我們去我簽約那間 7-11 喝啤酒，我坐回了早上和律師簽約的座位。

大白天的主委就買了幾罐台啤放桌上，他喀喀喀每罐都開，好像預告每罐都要喝完，我和阿劭和小秋面面相覷，看主委喝了幾口後，深呼吸一口氣，彷彿要預備說出什麼讓人不安的消息。

「少年欸……之前無法處理，那老闆藏了很久啊……我們怎樣都聯絡不到……開玩笑，聯絡到的話那小三就破康了啦，我懂啦……如果是我也這樣啊……」

主委啤酒一口一口咕嚕後，他笑著看我們，好像龍貓的笑，笑得露出白齒最後面那顆我都看出是金牙，他的 POLO 衫遮不住他的胸口露出的那一塊刺青圖樣，那是一隻龍，但是尾巴的部分沒有填色，讓我看了職業病好想拿筆塗滿。

「少年欵，修水管這件事情……就拜託啦。」主委笑著交代完畢，我點頭說好，主委想要握我的手，我趕緊把阿劭的手推向前去讓主委握，阿劭還笑得出來，等主委離開後，他和我說主委的手黏黏的，他洗手了三次，那黏感洗不掉，附著力很強。

主委的潛台詞是，只要不是大老闆當屋主，這就好處理，要處理樓下的漏水，就要打我們這層樓，一名抓漏的師傅三十分鐘內就來了，迅速到讓我和阿劭小秋都怔住，拍片再精實，都沒這麼有效率。

我們在屋內，看師傅拿著像聽診器的設備，緩緩在牆面上移動，彷彿要監聽牆壁對面那戶人家，我們三人感覺到不對勁，抓漏師傅搖搖頭，拿著麥克筆在牆面上畫上一個圈，師傅請我戴上耳機，我戴上師傅的耳機，就像收音 BOOM MAN 都會戴一個耳罩式耳機，聽到咕嚕咕嚕滴答滴答的流水聲。

「你們怎麼這麼晚才修，聲音很大。」師傅捲起線，開始收工具。

「那個……我們才買這間屋子……」我面對收線的師傅說。「還不到一天吧。」

一天兩字說出口，師傅一聽，臉色一變。「是喔……喔喔，原來如此……我找主委領錢去。」

「難怪。」我和阿劭和小秋面面相覷，難怪這屋子只要六折，也沒有仲介想碰，除了漏水之外一定有別的事情，但是卻沒有人和我們說明，難道因為我們看起來是台北人的關

係，難道前屋主和主委之間，有什麼不可告人的事？

唉，我們也不過就是想賺一筆，工程期一長，我們就等於少賺，但這也沒辦法，或許我們真的把事情想得太簡單，這世界上，還有許多事情比拍片還難。

※

我和阿劭和小秋開會討論後，覺得現階段還是要好好面對，我們打算同時間作好美術，同時間也把這漏水的問題解決，只是漏水應該還好，只是那主委的臉讓人想到北野武，總讓我有點懼怕。

其實原本的日本都會風格也不錯，但是太知性了，我們投票，決定把整體的色調下降，成為歐洲精品風，目標是針對小小貴婦女性的知性之家，海景與歐洲。

「想像一下，來到了羅浮宮，裡面全都是知性的展品，彷彿一瞬間帶你穿越時空……」阿劭馬上開始畫景圖，好萊塢派到台灣的工作，阿劭都沒這麼勤勞過，我們在網路上貼上了我們用3D製作的景圖，彷彿法國某個小小美術館，馬上就聽到同業好評，看樣子勢在必行。

至於漏水這問題，阿劭和小秋見多識廣無所謂，其實修水管走水電，對我們美術組來說根本不是問題，我們和管委會的主委說明，修水電一點都不難，主委那天就跟著我們進入屋內，看我們準備設計的圖面。

「干若猴咧，這你們會設計喔。」主委笑著，眯著眼看著我們手上的 3D 設計圖，又看著一堆修理工具，準備要來止水。「你們要自己修嗎，怎麼可能？」

主委一說完，阿劭兩手一攤。「已經知道漏點了，把管換掉不就好了嗎？」

「幹，你是水電師喔，看無出來喔！」

的確，阿劭打扮看起來像嘻皮，就是不像水電工，阿劭熟練地去把這間房的總水管給關掉後，看著抓漏師傅標定的牆面位置，拿出破壞機開始打牆，馬上主委電話開始響起，只見主委電話打回警衛室訓斥後，大家都怏怏。我們看到這通電話後都想，只要和主委攀好關係，往後的事情都好辦。主委看我們逐漸將牆面管線孔清出後，主委也逐漸微笑。只是水管嘛，換水管有什麼難，做美術的人是水電加上木工加上泥水工——

沒想到，這片牆被破壞機噠噠噠打裂水泥後，破裂的水泥之中，冒出了一股冰涼寒氣，露出管道間的水管，阿劭又繼續打牆要清出良好的視野換管線，直到這碎裂的牆面之中，突然掉落了出了一隻手。

人類的下手臂，手肘之下的……一隻手臂。

那一瞬間，彷彿慢動作，我們現場四人都止住呼吸，手掉伸出牆後，比出「八」的手勢卡在牆上，因為太過於突然，阿劭手中的破壞機停不下來，打到了那隻手的食指，食指被破壞機打斷，滾了幾圈掉到我腳邊。

畢竟是「手」，儘管我做過各種怪物，動物模型，還是會驚訝。

起初我一直以為主委是黑道，斷手斷腳應該看過不少，沒想到他面色青筍筍，一句話都說不出來。我心想，這隻手如果是真的，沒有臭味，不可能，人類的屍體很臭，這一定是惡作劇，我緩慢地靠近那隻手，戴上手套，撿起地上那隻斷掉的部份。

的確，是人類的手，我看見了皮膚毛孔，也看見骨頭，不可能有這麼精緻的模型，影視模型通常用各種方法躲鏡頭，這個「道具」毫不躲——「那就是真的」，我嚇得大哭出聲，把斷指一丟，拋給主委，主委怕得手揮舞，手指被他拍了幾下，落入了他的 POLO 衫胸口內，只見主委像蝦子跳啊跳的，把那手指頭從衣服中抖出來。

「嗚——」我嚇哭了，這是我第一次親眼看見屍體，近在眼前十公分處，儘管過去做過許多屍體模型，都不如真的屍體那一眼震撼。

阿劭抓著頭髮，快要把頭髮抓到禿頭。「怎麼會有手！」阿劭看著主委大喊，主委也不知道該怎麼辦，說不出話來。

「我查過啊，這大樓在建的時候沒有發生過這種事啊！」小秋拿著手機不斷蒐集各種資訊，手指迅速到彷彿有了殘影。

主委這才說起，「聽說」這棟大樓在灌漿的時候，「好像」有一個灌漿工人從很高的頂樓處被風吹下去，「據說」身體被鋼骨尖銳處切碎，打爛，「可能」散落在這棟大樓裡面灌漿

處，但是這聽起來根本不可能，是附近房仲放出來打壓房價的鬼故事，從來沒人當真過……沒想到……

「還是有人放進去的？」小秋逼問主委，主委面色難看。「不知道……」

怎麼會有這種事情，我擦乾眼淚，情緒理智回復一些，腦中突然想著我們還為此開一間工作室，還辦了青創貸款，以後該怎麼辦，我再度鼓起勇氣靠近那隻手，手臂上似乎還有刺青的模樣，一隻萎縮的右手斷臂，正好從手肘關節那邊卡住，屍體的氣味看樣子是風乾被壓抑……

我們不知道該怎麼辦，做美術的人都或多或少做過屍體，屍體有各種型態，乾燥的最難說服觀眾，所以製作人通常都會說：「妳就給它做爛爛的，上面帶血的那種……觀眾才會喜歡啊……」我回神了，遇到這種怪事，正想要拍照，上傳到FB上，和大家說我們遇到了什麼，但隨及被主委給制止，主委一雙眼睛彷彿中邪一樣看著我們。

「這件事情不能讓別人知道……」主委深呼吸幾口氣，這事情這麼重大，主委回過神來，隨即把門給關上。「這大樓一堆人掛賣，如果你們屋子弄好，高價賣出，可以拉抬整體價錢，但是現在……」

斷人財路者皆殺之，我們都有看投名狀，我們三人不禁面面相覷，深吸口氣，

「說得也是，我們是六折買，到時候變凶宅，就要四折賣，甚至三折，變成凶宅還沒有貸款，我們負擔不起……」

阿劭和小秋仔細分析過利弊後，與我認真說起，小秋又拉我到一旁低聲說：「整棟大樓有二十層，每個賣的人都被搞掉二十趴的話，那個主委一說出去，我們要怎麼離開這裡……」

我深呼吸幾口氣，盯著那隻乾燥的人類的手臂，被打掉食指後的手掌仰天，彷彿在和我比著中指。

※

「誰說買這會賺錢的！」誰知道會出這種狀況，阿劭和小秋和我，三人在屋內互相生彼此的氣，話說回來，要怎樣不會生氣，但是儘管氣，也只能氣自己，誰知道會出這種事情。

氣歸氣，事情還是要解決，在整夜吵架氣話說完後，我們三人決議，原本的施工繼續進行，油漆壁貼全部繼續，我們將燈具全部換過，燈具通常都是身份的象徵，放燈的地方旁邊放的木櫃子，通常都要有弧線照型，十八世紀老歐洲過度裝飾，連沙發背後靠牆看不見的地方都會有花紋。

其實，所有的工作原本都想要發包出去，台北的工作也賺，高雄的工作也賺，這下子出現這隻枯手後，只剩三個人能做，那隻手的事情不能給其他人知道。加上主委三不五時就出現在我們樓梯間，彷彿在監視我們，我知道他不斷搜尋著手機，看有沒有我們放出去的消息，但是我們怎麼可能會說出去，一說出去就是百萬元以上的跌價，我們沒有這筆錢

可以損失。

我們工作一直迴避這隻手的位置，畢竟，沒有人想要先去解決「他」，直到我們將原本預定好的家具，電影二手道具，從台北的倉庫請貨車運下來後，裝修工程最後的最後，我們才想要來解決這隻手。

阿劭，小秋，和我戴上口罩，拿著放大鏡仔細看著這隻人類的右手臂。我想過這隻手怎麼會出現在這裡，如果「他」沒有腐爛，以我做美術研究過屍體的知識，不是風乾就是皂化，目前看起來應該是風乾。

這隻手當初應該是掉下後，貼在管線間沒被發現，因為酷熱的水泥間，或是大樓間造成風口，造成的高溫和脫水效果把水分帶走，最後成為了木乃伊一樣的手，最後才意外封存在此處。

我們三人仔細研究著這隻手，就像研究著美術道具一樣仔細。

「等等，我們一直用屍體來想，會不會原本就是錯的，如果這隻手的主人沒有死的話，那這隻手就不算『屍體』了不是嗎？」

阿劭思索了許久，對我說出了這麼有哲理的話。

「可是……你能確定嗎？」小秋皺著眉頭。「這消息一出去，記者知道的話，到時候大家都來拍照，不管是不是屍體，這間房不用賣了……」

更何況，對我們從事影視的人來說，知道劇情之中的

「冰山理論」，或許整棟大樓之中，還有其他散落的身體部份……

「如果我們將那隻手給敲碎……從馬桶沖走……」阿劭說得嘴唇顫抖。

「這樣的話，那主委會懷疑我們怎麼處理，該死……早知道就不要找主委來看了。」小秋打槍阿劭，提出建議。「不然將它給包垃圾袋丟了……」

阿劭打量那隻手，深呼口氣。「如果……被清潔隊發現的話怎麼辦……算是棄屍嗎？」

「可是你剛不是說不一定是屍體嗎？」小秋又問。

討論到這邊時，我們轉頭看著電腦中的景圖，牆壁中突然傳來聲音，我們三人倒吸口氣，暫時停止呼吸，屋內無比安靜，我們三人緩緩轉頭看，看到那隻手時，我們三人低下頭，不敢話語，那隻手隨即掉下一些，喀啦一聲，彷彿我們內心所想都是錯，我們三人嚇得彈起來，卻忍住喉嚨不敢大叫。

「沒事，沒事。」我們屏息，看那隻手垂下來了一些，只是磨擦力問題。

看著那隻手的中指，不知道為什麼，我總覺得這隻手知道我們心中在想什麼。

那風化後凹凸手臂該怎麼處理，看著主委每天都在屋外徘徊，我想不解決主委這件事情也不行。那日，我們請了主委進了房，小心翼翼地戴著手套，將那隻手給「請」了下來。

來，放在報紙上。

小秋隨即把房間門關上，碰一聲。「你們要做什麼？」主委轉過身，看著被關上的門，彷彿是小時候被黑道圍毆會有的事情。

阿劭拿著塑鋼土，開始替這隻手給抹上去一層。小秋也戰戰兢兢，接著替這隻手給抹上質感後，阿劭看著主委冷冷說起。

「現場的人都要抹，特別是你，主委，我知道你有三戶在掛賣，我們放消息出去你就馬上跌五百萬，怎樣。」

看阿劭威脅黑道北野武一樣的主委時，主委不會動的臉頰在流汗，我突然覺得阿劭比我想像中的帥，去過法國果真不一樣。

想逃的主委手收回來，看著我們三人的銳利眼神，他也無法退卻，為了房價，他只能硬著頭皮，把塑鋼土抹上去那隻手。我看著主委抹上去後，那緩緩鬆口氣將手伸回的神情，猜想他年輕時，大概也不是太大尾。

我撿起一旁的食指，將「食指」放回去他原本該有的位置，又比回了「八」，不是比中指後，我心底安穩了些，再用塑鋼土抹上去這乾燥的下手臂。阿劭逐漸用塑鋼土，將「他」給包覆起來，愈上愈厚，直到將「他」完整包覆住後，我們三人各自喃喃阿彌陀佛，耶穌，玉皇大帝保佑我，只有主委不發一語坐在沙發上等待，就像在片場的業主，坐在螢幕邊等著看螢幕，還有人招呼茶水，有冷氣吹。

要符合金屬質感，還要做舊，稍微噴出銅綠，這是我們的專長，我們將這支風化的手，製作成了一隻銅手雕塑，再打造了一個檀木底座，這是台北買的台灣深山盜採高檔貨，我們將手給「安裝」上檀木底座，阿劭和小秋不愧是見多識廣，在國外走闖過。我看出，這是生於瑞士的雕塑家，「賈柯·梅蒂」的雕塑風格，世界最高價的「步行者」就是長這樣。

我腦中閃過，這是最高級的快乾塑鋼土，最高級的美術色料，最好的台灣電影美術人員所做的質感，我心想，或許這隻手在活著的時候過得並不好，不然不會在大樓灌漿，還被切斷，但不知道為什麼，被我們認真打造成為藝術品時，我的內心，竟然生出一些寬慰，好奇怪。

※

阿劭解決了大樓漏水問題，把管線換過後，我們把牆面補起，整個裝潢解決後，看著那「手雕塑」的我鬆口氣，或許只要不比中指，就沒有覺得這麼攻擊性。

因為我們頻繁去和管理員借水間鑰匙的緣故，我與管理員愈來愈熟，我後來才知道掛六折賣的理由，並非什麼需要處理，也不是什麼漏水問題。

「那個大老婆喔，就是要賤價賣掉這間屋子，讓那個小三氣死你們知道嗎……她也不讓房子賣回去給那個小三……所

以才叫那個律師來處理……」

「是喔！」我聽著倒吸口氣，女人何苦為難女人。

「所以主委才這麼在乎，如果六折賣掉以後，旁邊的屋子就會剩六折啦，可是其他住戶也不想買這小三的房子啊，妳知道嗎，人家大老板，大家怕麻煩啦，怕又惹出什麼不好的，所以主委才會和那個律師協調後，要找一戶投資客來裝潢以後賣掉……看你們要賣掉了我才說的喔……你不要和別人講喔。」

我深呼吸口氣，有些忐忑，其實好怕房子賣不掉，但我們的屋子消息才剛好，馬上就有人接頭問起，我的手機電話響起，「我想看房子……」電話中那個男聲的聲音聽來中氣十足，但我不知道為什麼，經歷過這些後，接到電話變得會恐懼一下。

那日，我獨自面對這情景，阿劭和小秋坐在樓下 7-11 等待。車牌號碼都是 8 的賓士三百停下，一個穿西裝的中年男士，帶著一個穿著低胸禮服的年輕女生，兩人打扮好像要去參加金馬獎走星光大道。

一看到她時，當初與我接頭的警衛深吸口氣，警衛和我動眉頭，輕聲說時，我這才知曉，那位小三「回來了」，與她和那位老闆搭同一個電梯時，警衛眼神不斷看向我，我知道警衛怕又挨罵。電梯門要關起時，主委手伸進來，把電梯門給叫開。

「歹勢啦，我主委啦，關心大家一下。」

「哇，這麼周到。」這位老闆高興地拿出名片，主委看到名片時倒吸口氣，又是某個大老闆，這小三怎麼這麼行。

短短電梯往上的時間之中，我看見警衛與主委的表情都不太對勁，我只能再深吸口氣。我小心翼翼地打開門，裝潢變得彷彿美術館，警衛瞠目結舌，主委也點頭稱是。

「哇，有夠水！」主委稱讚起屋內的裝潢，喃喃轉頭間看到一旁的金屬手臂，我瞪著主委，他轉過頭去，額頭上都是汗。

屋子內很多複製畫，很多展品，小三看著這屋子，我仔細看她的臉，和我差不多年紀，一身名牌，鼻子看起來有去做雷射和打肉毒桿菌，藝人我看多了也多少會分。我突然想著，其實她很搭配這屋子，她用她的方法在這個世界活著，那不就是人類的裝潢。

「好美！」小三終於說話，看著屋內喊著好美，隨後她走向那片復古的金色窗簾，拉開窗簾，看著遠方的海景，八五大樓正好在太陽下，她和我第一次看房子的時候一樣，看著窗外風景喃喃自語。

「哈尼，我喜歡這裡。」小三轉頭微笑，逆著光影，我突然了解為什麼阿劭和小秋都說要笑，笑容就是有殺傷力的武器，這聲哈尼就等於下訂金，那老闆解下西裝，就要掛在那「手」上，我想到他們未來回家掛鑰匙的時候，就會掛在那隻手上，但我趕緊接下了西裝，彷彿僕人，替老闆掛在那隻手旁的牆面復古掛鉤上。

老闆在小三稱讚後，快速把屋子買回去，我們加價二十
趴賣，加稅金，那老闆都買單。「這小意思，謝謝你們把屋子
弄得這麼美。」

成交那天，主委使著眼色，要我們離開，我想我們也不
會再回來。

過戶手續完畢，帳戶金額也確認，彷彿這幾十天疲勞，
只是那個老闆戶頭中的零錢而已，只花不到一個月，我們戶
頭的確多了一筆錢，但卻沒有任何開心的感覺，我突然感覺到
小秋所說的，她覺得身體輕飄飄像風箏的感覺。

我們坐在計程車上，看著窗外的八五大樓遠遠變小，我
突然想起，我終於和阿劭小秋一樣，從此多了一個奇怪的人
生故事，或許可以和實習生吃便當時說起，然後看她們瞪大
的雙眼，怎樣都不肯相信。

我們沿途默默無語。還沒到高鐵站前，計程車停在路邊
等紅燈時，我們看見一個人賣玉蘭花，他敲敲窗，我們本不
想理他，但是看見他轉過身，沒有左手臂。

雖然「那隻手」是右手，我們還是叫司機停下來，一人
買了一串玉蘭花。

「一千元不用找。」我和那賣玉蘭花的先生說，中老年的
他，笑得比高雄的太陽還開朗。

我們不約而同，把玉蘭花放在鼻頭聞著香氣，我閉眼享
受香氣，輕聲說了聲「波爾蝶」，敬我們這輩的青春人生，
Fuck off。

這篇小說以流暢的文字和豐富的想像力，演繹了一場極為精彩的，台灣現實社會的荒謬諷刺劇。故事描述阿邵、小秋和敘事者我三個影視美術所組成的炒房團隊，裝修時意外從牆內挖出一隻斷手，因而引發一連串光怪陸離的房價掩護戰。當中觸及的議題包含：毫無前景的影視產業、房市之投機操作、富人包養小三、勞動階級與有錢階級之間的生存處境等問題，可謂舉重若輕。

難能可貴的是：這樣荒謬的情節發展，在作者的生花妙筆之下，取得了強大的說服力。當鬧劇結束，一切回歸冷靜與理智之時，毋寧是哀矜勿喜的。那是牆上透出的縫隙之光，小說展現悲憫情懷的動人時刻。